##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原文 | 译文 |
| 1. 1
 |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纥。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祷於尼丘得孔子。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生而首上圩顶，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，姓孔氏。 | 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[[1]](#footnote-1)。他的祖先是宋国人，叫做孔防叔[[2]](#footnote-2)。防叔生了伯夏，伯夏生了叔梁纥。叔梁纥与颜姓女子野外交合而生孔子[[3]](#footnote-3)，而且是到尼丘山去向神明祈祷才怀上孔子的。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诞生。孔子生下来头顶中间是凹下的，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。字叫仲尼，姓孔。 |
| 1. 2
 |  丘生而叔梁纥死，葬於防山。防山在鲁东，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，母讳之也。孔子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孔子母死，乃殡五父之衢，盖其慎也。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，然後往合葬於防焉。 | 孔子生下不久，叔梁纥就死了，葬在防山。防山在鲁城东边，孔子无法确知自己父亲坟墓所在，因为母亲没有告诉他。孔子小时候玩耍，常摆起各种祭器，学着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。母亲死了[[4]](#footnote-4)，就暂时浅厝在鲁城街道五父衢的路旁（以便以后父母合葬），可能是他行事谨慎吧！后来同邑人挽父的母亲，指点出孔子父亲墓地，然后孔子才把母亲迁去防山和父亲合葬在一起。 |
| 1. 3
 | 孔子要绖，季氏飨士，孔子与往。阳虎绌曰：“季氏飨士，非敢飨子也。”孔子由是退。 | 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（还在守丧），（鲁国贵族）季孙子设宴招待士人[[5]](#footnote-5)，孔子前往参加。季孙的家臣阳虎拒斥他说：“季氏招待士人，不是要招待你的。”孔子于是退了回来。 |
| 1. 4
 | 孔子年十七，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，诫其嗣懿子曰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後，灭於宋。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，三命兹益恭，故鼎铭云：‘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敢余侮。饘於是，粥於是，以餬余口。’其恭如是。吾闻圣人之後，虽不当世，必有达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礼，其达者欤？吾即没，若必师之。”及釐子卒，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。是岁，季武子卒，平子代立。 | 十七岁那年，鲁国的大夫孟釐子[[6]](#footnote-6)病重将死[[7]](#footnote-7)，告诫他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孟懿子说：“孔丘这个人，是圣人后裔[[8]](#footnote-8)，孔氏家族在宋国灭绝[[9]](#footnote-9)。他先祖弗父何本来可以继位做宋君，却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[[10]](#footnote-10)。到了正考父[[11]](#footnote-11)，他辅佐戴公、武公、宣公三朝，受三命（做了上卿），一命比一命恭谨，所以考父鼎的铭文说：‘第一次受命时鞠躬致敬，二次受命时折腰弓背，到了第三次受命，我的头压得更低，腰背更加弯曲了。走路时挨着墙边走，也没有人敢来侮慢我；我就用这个鼎做些面糊稀饭来清俭度日。’他的恭谨到了这个地步。我听说圣人的后裔，虽不一定能当国继位，但必然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。如今孔丘年纪轻轻就博学好礼，这岂不就是所谓的显达的人吗？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去从他求学。”孟釐子死后，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[[12]](#footnote-12)便去向孔子学礼。这一年，季武子死了，平子继承了卿位。 |
| 1. 5
 | 孔子贫且贱。及长，尝为季氏史，料量平；尝为司职吏，而畜蕃息。由是为司空。已而去鲁，斥乎齐，逐乎宋、卫，困於陈蔡之间，於是反鲁。孔子长九尺有六寸，人皆谓之“长人”而异之。鲁复善待，由是反鲁。 | 孔子早年生活，既穷苦又没地位。成年以后，曾做过仓库管理员[[13]](#footnote-13)，出纳钱粮算量得准确清楚；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，而场中牲口就越养越多。后来他出任主管营建的司空。没过多久离开鲁国，在齐国受到排斥，奔波于宋、卫两国，又在陈、蔡两国间遭遇困厄，最后才回到鲁国。孔子身高九尺六寸，人家管他叫“长人”，觉得他与众不同。鲁国后来又对他好了，所以他又回到鲁国。 |
| 1. 6
 |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：“请与孔子適周。”鲁君与之一乘车，两马，一竖子俱，適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。辞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“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窃仁人之号，送子以言，曰：“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”孔子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益进焉。 | 鲁国的南宫敬叔对鲁君说：“请允许我跟孔子一起到周去。”于是鲁君就给了孔子一辆车、两匹马，一个童仆随同，到周去学礼，据说是见到了老子。告别时，老子送孔子说：“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是用财物，仁德的人送人是用言辞。我不能够富贵，却盗取了仁人的名号，就说几句话送你，这话是：‘那种头脑聪明、眼光敏锐却险些丧命的人，一定是喜欢议论别人的人；那种学问渊博、识见广大却使自己身处险境的人，一那是好揭发别人丑行的人。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，不能心里装着自己；做人臣属的应该心存君上，不能心里装着自己。’”孔子从周回到鲁之后，门下的学生就逐渐增多了。 |
| 1. 7
 | 是时也，晋平公淫，六卿擅权，东伐诸侯；楚灵王兵彊，陵轹中国；齐大而近於鲁。鲁小弱，附於楚则晋怒；附於晋则楚来伐；不备於齐，齐师侵鲁。 | 这个时候，晋平公淫乱无道，六家大臣[[14]](#footnote-14)把持国政，不时攻打东边的国家，楚灵王的军队很强大，也常北上来侵犯中原；齐是个大国又接近鲁。鲁国既小又弱，要是归附于楚，晋国就不高兴；依附了晋，楚国就来兴师问罪；对待齐国如果不周到，齐兵就要入侵鲁国。 |
| 1. 8
 | 鲁昭公之二十年，而孔子盖年三十矣。齐景公与晏婴来適鲁，景公问孔子曰：“昔秦穆公国小处辟，其霸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秦，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辟，行中正。身举五羖，爵之大夫，起累绁之中，与语三日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虽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”景公说。 | 鲁昭公的二十年，孔子约三十岁了。齐景公跟晏婴一块来到鲁国，景公问孔子：“从前秦穆公，国家既小地域又偏，他能够称霸原因何在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秦这个国家，国家虽然小，目标却很远大；地域虽然偏，施政却很正当。秦穆公亲自举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，封给他大夫的官爵，才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，就和他一连晤谈三天，随后把掌政大权交给了他。从这些事实来看，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，他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了呢！”景公听了很高兴。 |
| 1. 9
 | 孔子年三十五，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，昭公率师击平子，平子与孟氏、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师败，奔於齐，齐处昭公乾侯。其後顷之，鲁乱。孔子適齐，为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。与齐太师语乐，闻韶音，学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齐人称之。 | 孔子三十五岁时，季平子因为和郈昭伯比赛斗鸡结怨的事被鲁昭公怪罪，昭公带了军队来打平子。于是平子就联合了孟孙氏、叔孙氏，三家一起进攻昭公，昭公兵败，逃到了齐国，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（今河北成安县）。不久，鲁国发生动乱，孔子来到齐国，做了高昭子的家臣，想通过昭子见到景公。孔子和齐国的乐官之长讨论音乐，听到了舜时的《韶》乐，专心地把它学起来，三个月期间，连吃饭时的肉味都觉不出来了，齐人都很称道这件事。 |
| 1. 10
 | 景公问政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！”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政在节财。”景公说，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婴进曰：“夫儒者，滑稽而不可轨法，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，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，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礼乐缺有间。今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後景公敬见孔子，不问其礼。异日，景公止孔子曰：“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”以季孟之间待之。齐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闻之。景公曰：“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”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 | 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，孔子说：“国君要像国君，臣子要像臣子，父亲要像父亲，儿子要像儿子。”景公听了说：“太好了！如果国君不像国君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就是有粮食，我们怎么能够吃到它呢！”改天他向孔子问为政之道。孔子说：“为政最要紧的在于节省财力。”景公听了很高兴，打算把尼谿地方的田封给孔子。晏婴劝阻道：“儒者这种人，能言善辩不能用法来约束，态度高傲自以为是不能任为臣下，他们重视丧礼，竭尽哀情，倾家荡产实行厚葬，不能让这种做法使之成为礼俗，他们到处游说求职，不能用来掌理国事。自从文王、武王、周公这些大贤先后过去，周朝王室已经衰微，礼乐的沦丧也很有些时候了。现在孔子刻意讲究仪容服饰，详定各种应对进退间上下快慢的礼节规矩，这些繁文缛节，就是连续几代也学不完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它的诀窍。君上想用这套东西来改革我们齐国的礼俗，这不是导治小百姓的好办法。”此后，景公只是很客气地接见孔子，不再问有关礼的事情了。改天，景公对孔子说：“要用鲁国给季孙氏那样高的待遇奉养您，我做不到。”所以就以上卿季氏和下卿孟氏之间的待遇对待孔子。齐国的大夫有人想害孔子，孔子得到了消息。景公也说：“我老啦，没法用你了。”于是孔子就离开齐国，回到了鲁国。 |
| 1. 11
 | 孔子年四十二，鲁昭公卒於乾侯，定公立。定公立五年，夏，季平子卒，桓子嗣立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问仲尼云“得狗”。仲尼曰：“以丘所闻，羊也。丘闻之，木石之怪夔、罔阆，水之怪龙、罔象，土之怪坟羊。” | 孔子四十二岁那一年，鲁昭公死在乾侯，定公继位。定公继位的第五年，夏天，季平子死了，桓子继立做上卿。季桓子家里掘水井，掘到了一只腹大口小的瓦器，器中有个像羊的东西，就去问孔子，并且说挖得的瓦器里有只狗。孔子说：“据我所知，那是羊。我听人说过，山林里的怪物，是一种单足兽‘夔’和会学人声的山精魍魉；水里面的怪物，是神龙和会吃人的水怪罔象，泥土里的怪物，则是一种雌雄未成的‘坟羊’。” |
| 1. 12
 | 吴伐越，堕会稽，得骨节专车。吴使使问仲尼：“骨何者最大？”仲尼曰：“禹致群神於会稽山，防风氏後至，禹杀而戮之，其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”吴客曰：“谁为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，其守为神，社稷为公侯，皆属於王者。”客曰：“防风何守？”仲尼曰：“汪罔氏之君守封、禺之山，为釐姓。在虞、夏、商为汪罔，於周为长翟，今谓之大人。”客曰：“人长几何？”仲尼曰：“僬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长者不过十之，数之极也。”於是吴客曰：“善哉圣人！” | 吴国攻打越国，把越都会稽城给拆毁了，发现一节骨头，长度占满了整整一辆车。吴王派了使者来问孔子说：“什么骨头最大？”孔子说：“大禹王召集各地的神到会稽山，当时有个叫防风氏的君长很迟才到。禹就把他杀了陈尸在那儿，他的骨头一节就占满一车，这就是最大的了。”吴使问道：“那谁是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名山大川的神灵，能够兴云致雨来利益天下，负责守护山川之神按时祭祀的诸侯君长就叫做神，只守护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叫公侯，他们都归属于统管天下的王。”使者又问：“防风氏是看护什么的？”孔子说：“汪罔氏的君长看护封山、禺山一带，是姓釐。在虞、夏、商三代叫汪罔，到了周代叫长翟，现在就叫做大人。”使者问道：“人的身高有多少？”孔子说：“僬侥氏身长三尺，是最矮的了；高的不超过僬侥氏的十倍，这就是人身高的极限了。”吴使听了之后说：“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啊！” |
| 1. 13
 |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，与阳虎有隙。阳虎欲逐怀，公山不狃止之。其秋，怀益骄，阳虎执怀。桓子怒，阳虎因囚桓子，与盟而醳之。阳虎由此益轻季氏。季氏亦僭於公室，陪臣执国政，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於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诗书礼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 | 季桓子的宠臣叫仲梁怀的，和阳虎有了仇怨。阳虎想把仲梁怀赶走，公山不狃阻止了他。这年秋天，仲梁怀更加骄纵了，阳虎把他抓了起来，季桓子很生气，阳虎就把桓子也囚禁了，等谈好条件才放他，阳虎从此更不把季氏放在眼里。季氏也很越分，声势排场都超过鲁国公室；一个上卿的家臣（指阳虎），就执掌了国家的政权，因此鲁国从大夫以下，都不守礼分，违背常道。所以孔子不愿出任鲁国的官职，退闲在家，专心研究整理诗、书、礼、乐这些典籍，学生越来越多，不论多远，都有人来向他求学的。 |
| 1. 14
 | 定公八年，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，因阳虎为乱，欲废三桓之適，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，遂执季桓子。桓子诈之，得脱。定公九年，阳虎不胜，奔于齐。是时孔子年五十。 |  鲁定公八年，公山不狃不满于季氏就借着阳虎来作乱，打算废掉鲁桓公的后代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家的嫡生嗣子，另外拥立平日为阳虎所喜欢的庶子来继承，于是就把桓子抓了起来。桓子用计骗他，逃了出来。定公九年，阳虎计划失败，逃到齐国去。这个时候，孔子正好五十岁。 |
| 1. 15
 |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循道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莫能己用，曰：“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，今费虽小，傥庶几乎！”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止孔子。孔子曰：“夫召我者岂徒哉？如用我，其为东周乎！”然亦卒不行。 | 公山不狃以费邑做据点反叛季氏，派人来召孔子去帮忙。孔子心想自己依循正道而行已经很久了，内在的学养也很深厚，却无处可以表现，没有人能用自己，不禁说道：“大抵周文王、武王当年是以丰、镐那么小的地方建起王业的；现在费邑虽然是小了点，该也差不多吧！”想要应召前去，子路很不高兴，劝止孔子。孔子说：“难道召我去是毫无作用吗？如果他真能用我，我将像文王、武王一样，在东方建立一个典礼完备的周啊！”然而最后也没有成行。 |
| 1. 16
 | 其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皆则之。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。 | 后来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（今山东汶上县）地方的行政长官，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，四方的官吏都学着他做。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做司空，又由司空升任了大司寇。 |
| 1. 17
 | 定公十年春，及齐平。夏，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：“鲁用孔丘，其势危齐。”乃使使告鲁为好会，会於夹谷。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。孔子摄相事，曰：“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。古者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从。请具左右司马。”定公曰：“诺。”具左右司马。会齐侯夹谷，为坛位，土阶三等，以会遇之礼相见，揖让而登。献酬之礼毕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四方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。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举袂而言曰：“吾两君为好会，夷狄之乐何为於此！请命有司！”有司卻之，不去，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。景公心怍，麾而去之。有顷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宫中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优倡侏儒为戏而前。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！请命有司！”有司加法焉，手足异处。景公惧而动，知义不若，归而大恐，告其群臣曰：“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於鲁君，为之柰何？”有司进对曰：“君子有过则谢以质，小人有过则谢以文。君若悼之，则谢以质。”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、汶阳、龟阴之田以谢过。 | 定公十年的春天，鲁国和齐国和好。到了夏天，齐国的大夫黎鉏对景公说：“鲁国用了孔丘，照情形看，这是会危害齐国的。”于是派了使者去约鲁君举行和好的会盟。会盟的地点是在夹谷（今山东莱芜县）。鲁定公准备乘坐乘车[[15]](#footnote-15)，毫无武装地前往。孔子兼理典礼会盟的事务，对定公说：“我听说有非军事活动必须要有军事准备，有军事活动必须要有非军事准备。从前诸侯出国，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。请你也带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。”定公说：“好的。”就带了左右司马出发，和齐侯在夹谷地方相会。这个地方筑了土台，台上备好席位，上台的土阶有三级。两君就在台前行了相见礼，作揖礼让了一番才登上台。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，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说：“请开始演奏四方的舞乐。”景公说：“好罢。”于是演员们手持旌旗羽毛和各种兵器大呼小叫地涌上来。孔子快步上前，一步一阶往台上走，在还差一阶没有跨上的地方停下来，举袖一挥，说道：“我们两国君主举行和好的会盟，这种夷狄的野蛮舞乐怎么能出现在这里！请命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！”管事的叫他们退下，他们却不肯动，朝左右两边看晏子和景公的眼色。景公心里惭愧，就挥手让他们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齐国管事官员又快步上前说道：“请演奏宫中的女乐。”景公应说：“好的。”于是许多戏子矮人都表演着前来。孔子又快步上前，一步一阶往台上走，在还差一阶没有跨上的地方停下来，说道：“一个普通人敢胡闹来迷乱诸侯，论罪是应该正法的，请下令管事的执行吧！”于是管事官员依法处罚，那受罚的人就手脚分离了（按：谓腰斩）。景公不由得敬畏动容，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，回国之后心里非常不安，对众臣说：“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助他们的君主，而你们却仅把夷狄那套歪理告诉了我，害我被鲁君怪罪，这该怎么办呢？”主事的官吏上前回话说：“君子有了过错，用实际行动来谢罪；小人有了过错，用虚礼文辞来谢罪。君上如果对会盟的表现感到痛心，就用实际行动谢罪吧。”于是齐侯就把以前从鲁国侵夺来的郓、汶阳和龟阴的田还给鲁国，来表示自己的歉疚。 |
| 1. 18
 | 定公十三年夏，孔子言於定公曰：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毋百雉之城。”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。於是叔孙氏先堕郈。季氏将堕费，公山不狃、叔孙辄率费人袭鲁。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侧。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下伐之，费人北。国人追之，败诸姑蔑。二子奔齐，遂堕费。将堕成，公敛处父谓孟孙曰：“堕成，齐人必至于北门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鄣，无成是无孟氏也。我将弗堕。”十二月，公围成，弗克。 | 鲁定公十三年夏，孔子对定公说：“臣子家中不可私藏兵器，大夫封邑不能筑三百丈见方的城墙。”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务总管，打算拆毁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家封邑的城墙。于是叔孙先把自己郈邑的城拆了。季孙也准备拆自己费邑的城墙，当时费邑的总管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率领了费邑的丁众进袭鲁城，定公和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人就躲进了季孙的住处，上了季武子所筑的高台，费人围攻他们，却攻不下，但已有人攻到定公所在的高台边上。孔子命令申句须、乐颀下台来攻击他们，费人扭头逃走，国人乘胜追击，在姑蔑（今山东泗水县南）把他们彻底打败了。公山不狃、叔孙辄两人出逃到齐国，于是把费城拆毁了。接着准备拆孟孙的成城，成邑的总管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：“拆了成邑的城，齐人必将进逼到我们北边门户。况且成城是你们孟氏的保障，没有成城就等于没有孟氏了。我打算抗命不拆。”十二月，定公率兵包围成城，没攻下来。 |
| 1. 19
 |  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，有喜色。门人曰：“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‘乐其以贵下人’乎？”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。与闻国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饰贾，男女行者别於涂，涂不拾遗，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归。 | 鲁定公十四年，孔子五十六岁。这时他以大司寇的身份兼理国相的职责（参与国家大事）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他的弟子说：“听说一个君子人，祸事临头不慌张恐惧，好事到来也不喜形于色。”孔子说：“是有这个话。不是还有一句‘为自己以高贵的身份礼敬他人而感到快乐’的话吗？”于是就把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给杀了。孔子参与国政才三个月，贩羊卖猪的商人就不再加讨虚价，行人男女都各守礼法分开走路，路上见了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捡回去；四方旅客来到鲁国的，不必向管事官吏请求，管事官吏都会给给他们宾至如归般的照顾。 |
| 1. 20
 | 齐人闻而惧，曰：“孔子为政必霸，霸则吾地近焉，我之为先并矣。盍致地焉？”黎鉏曰：“请先尝沮之；沮之而不可则致地，庸迟乎！”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康乐，文马三十驷，遗鲁君。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，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，将受，乃语鲁君为周道游，往观终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“夫子可以行矣。”孔子曰：“鲁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则吾犹可以止。”桓子卒受齐女乐，三日不听政；郊，又不致膰俎於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师己送，曰：“夫子则非罪。”孔子曰：“吾歌可夫？”歌曰：“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妇之谒，可以死败。盖优哉游哉，维以卒岁！”师己反，桓子曰：“孔子亦何言？”师己以实告。桓子喟然叹曰：“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！” | 齐国听到了这种情形就担心起来，说道：“孔子主政下去，鲁国必会强大称霸；要是称霸了，我们的地方最靠近那里，必然会先来并吞我们了，何不先给他们一些土地呢？”黎鉏说：“让我们先试着阻止他；阻止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，那也不迟呀！”于是就挑选了国内漂亮的少女八十人，都穿上华丽的衣裳并且善跳“康乐”舞，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，一起送去给鲁君。先把歌伎舞女和带花纹的马摆列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边。季桓子知道了，曾经穿便装偷偷地去观赏了好几回，打算接受下来，于是撺掇国君，说是到各处周游视察，乘机整天到那儿观赏，把政事荒废下来。子路劝孔子说：“老师可以离开了！”孔子说：“鲁国不久就要举行祭祀天地的郊祭，如果能把典礼后的祭肉分送给大夫[[16]](#footnote-16)，那么我们还可以留下。”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人送来的女子歌舞队，整个人沉迷其间，一连三天都不过问政务；郊祭之后又不给大夫们分送祭肉。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，当天就在屯这个地方过夜。一位名叫己的乐师来送行，说道：“先生您是没有过错的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唱个歌好吗？”于是唱道：“那些妇人之口，可以让人出走；那些妇女的请求，可以使人败事亡身。（既然如此，）何不优游自在地安度岁月？”乐师己回去，桓子问他说：“孔子说了些什么？”乐师己照实相告。桓子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老先生是因为歌伎舞女那群丫头的缘故怪罪我了！” |
| 1. 21
 | 孔子遂適卫，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卫灵公问孔子：“居鲁得禄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奉粟六万。”卫人亦致粟六万。居顷之，或谮孔子於卫灵公。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。孔子恐获罪焉，居十月，去卫。 | 孔子来到了卫国，寄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里。卫灵公问孔子：“你在鲁国的官俸是多少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官俸是六万小斗。”卫国也照样给了粟子六万小斗。没过多久，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，灵公就派公孙余假带了兵仗在孔子那儿走出走进，孔子担心会出事惹祸，待了十个月，就离开了卫国。 |
| 1. 22
 | 将適陈，过匡，颜刻为仆，以其策指之曰：“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”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阳虎。阳虎尝暴匡人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。孔子状类阳虎，拘焉五日，颜渊後，子曰：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颜渊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”匡人拘孔子益急，弟子惧。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，然後得去。 | 正打算到陈国去，经过匡（今河北长桓县西南）城，弟子颜刻（刻亦作剋）替孔子赶车，用鞭子指着一处说：“从前我进这个城，就是由那个缺口进去的。”匡人听说当年和阳虎同行的颜刻出现，以为鲁国的阳虎又来了。因为阳虎曾经欺虐过匡人，匡人于是就留住孔子。孔子的模样像阳虎，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有五天。颜渊落在了后面，孔子见了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！”颜渊说：“老师您还健在，我怎敢轻易就死呢！”匡人对孔子的围困越来越厉害，弟子们都很紧张，孔子就说：“文王虽已死了，文化道统并没有丧失，现在不都在我们身上吗？上天如果要绝灭这个文化道统的话，就不会让我们能够认知并负起传承的责任。天意既然是不绝灭这个文化道统，那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？”于是孔子派了一个随行弟子到卫宁武子那里做家臣，然后才得脱险离开。 |
| 1. 23
 | 去即过蒲。月馀，反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灵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谓孔子曰：“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原见。”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夫人在絺帷中。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环珮玉声璆然。孔子曰：“吾乡为弗见，见之礼答焉。”子路不说。孔子矢之曰：“予所不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居卫月馀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，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巿过之。孔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於是丑之，去卫，过曹。是岁，鲁定公卒。 | 从匡出来就到了蒲（在匡城北十五里）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又回到卫国，寄住在蘧伯玉家。卫灵公的夫人名叫南子的，派人对孔子说：“各国的君子只要不以为辱愿意和我们国君结为兄弟之情的，必定会来见我们夫人；我们夫人愿意见你。”孔子推辞，最后还是不得已去见了。会见时，夫人站在细葛布做的帷幕里面，孔子进了门，向北跪拜行礼，夫人在帷幕里面回拜答礼，身上的佩玉首饰触发清脆的响声。事后孔子说：“我原先不想去见她，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，就得还她以礼。”子路不高兴，孔子为此赌咒发誓说：“我要是做的不对，天一定厌弃我！天一定厌弃我！”过了个把月，卫灵公和夫人同坐了一辆车，宦官雍渠陪侍在右，出了宫门，要孔子坐第二部车子跟着，就大摇大摆的从市上走过。孔子感慨地说：“我还没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一般热切的人。”于是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失望，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。这一年，鲁定公死了。 |
| 1. 24
 | 孔子去曹適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。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，拔其树。孔子去。弟子曰：“可以速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” |  孔子又离开曹国，来到宋国。一天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。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加害孔子，把大树给砍了，孔子只好离去。弟子催促说：“我们行动该快一点！”孔子说：“上天既然赋了道德使命给我，桓魋他又能把我怎样！” |
| 1. 25
 | 孔子適郑，与弟子相失，孔子独立郭东门。郑人或谓子贡曰：“东门有人，其颡似尧，其项类皋陶，其肩类子产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。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子贡以实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“形状，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” | 孔子到郑国去，和弟子失散了；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口。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：“东门那里站有一个人，他的额头像唐尧，脖子像皋陶，肩膀像子产，可是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；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，真像个失去主人家的狗。”子贡见面把这些话据实告诉孔子，孔子笑着说：“一个人的面貌身材如何，那是不重要的；倒是他说我像只失去主人家的狗，那可真是啊！那可真是啊！” |
| 1. 26
 | 孔子遂至陈，主於司城贞子家。岁馀，吴王夫差伐陈，取三邑而去。赵鞅伐朝歌。楚围蔡，蔡迁于吴。吴败越王句践会稽。 | 孔子来到了陈国，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。过了一年多，吴王夫差攻打陈国，夺取了三个城邑后撤兵。赵侯鞅攻打卫国的朝歌。楚国围攻蔡国，蔡国迁徙到吴国。吴国在会稽打败了越王勾践。 |
| 1. 27
 |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，楛矢贯之，石砮，矢长尺有咫。陈湣公使使问仲尼。仲尼曰：“隼来远矣，此肃慎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九夷百蛮，使各以其方贿来贡，使无忘职业。於是肃慎贡楛矢石砮，长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，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，而封诸陈。分同姓以珍玉，展亲；分异姓以远职，使无忘服。故分陈以肃慎矢。”试求之故府，果得之。 | 有一天，许多鹰隼落在陈国宫廷前死了，身上被楛木做的箭射穿着，箭头是石头做的，箭杆有一尺八寸长。陈湣公派了人来请教孔子，孔子说：“鹰隼飞来的地方是很远了，这箭是肃慎人的箭。从前武王灭亡了商纣，就和四方的蛮夷民族来往，开导他们。他恩威并施，要他们把各地的特产献给朝廷，叫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义务。于是肃慎人献来楛木做的箭杆，石头做的箭头，长度是一尺八寸。先王为了彰显自己的美德，就把肃慎人的箭分给长女太姬的丈夫虞胡公，把他封到陈国。分美玉给同姓诸侯，用意是要展现亲谊，分远方贡物给异姓诸侯，是要他们不忘归服周王，所以分给陈国肃慎人的箭。”湣公听了叫人试着到旧仓库里去找，果然找到了这种箭。 |
| 1. 28
 | 孔子居陈三岁，会晋楚争彊，更伐陈，及吴侵陈，陈常被寇。孔子曰：“归与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”於是孔子去陈。 | 孔子在陈住了三年，正好遇着晋、楚两国在争强斗胜，轮番来打陈国，直到吴国攻打陈为止，陈国常常受到侵犯。孔子感叹说：“回去吧！回去吧！留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，志气都大，只是行事疏略些，他们都很有进取心，也没忘掉自己的初衷。”于是孔子离开了陈国。  |
| 1. 29
 | 过蒲，会公叔氏以蒲畔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车五乘从孔子。其为人长贤，有勇力，谓曰：“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，今又遇难於此，命也已。吾与夫子再罹难，宁斗而死。”斗甚疾。蒲人惧，谓孔子曰：“苟毋適卫，吾出子。”与之盟，出孔子东门。孔子遂適卫。子贡曰：“盟可负邪？”孔子曰：“要盟也，神不听。” | 路过蒲邑，刚好遇上公叔氏占据了蒲而背叛卫国，蒲人就留住孔子。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，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。他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才德好，又英勇；他对孔子说：“我以前跟着老师在匡的地方遇到危难，如今又在这里遇上危难，这是命吧！我和老师一再的遭难，宁愿跟他们拼死算了！”公良孺跟蒲人打得非常激烈。蒲人害怕了，对孔子说：“如果能不去卫国，我们就放你走。”跟孔子订下盟约，从东门把孔子一行放走。于是孔子前往卫国。子贡说：“盟约可以违背吗？”孔子说：“那是在胁迫下订的盟约，神明是不会认可的。” |
| 1. 30
 | 卫灵公闻孔子来，喜，郊迎。问曰：“蒲可伐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灵公曰：“吾大夫以为不可。今蒲，卫之所以待晋楚也，以卫伐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妇人有保西河之志。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。”灵公曰：“善。”然不伐蒲。 | 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，很高兴，亲自出城来迎接。问道：“蒲可以讨伐吗？”孔子答说：“可以。”灵公说：“我的大夫却认为不可以。现在的蒲，是卫国防备晋、楚的屏障，卫国自己去攻打，恐怕不可以吧？”孔子说：“蒲邑的百姓，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决心，妇女有保卫西河的愿望。我们所要讨伐的，只是领头叛乱的四五个人罢了。”灵公说：“很好。”然而却不去攻打蒲。 |
| 1. 31
 |  灵公老，怠於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叹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孔子行。 | 卫灵公年纪老了，懒得处理政务，不任用孔子。孔子感叹地说：“如果有人用我来掌理国政，一年就可以有个样子，三年便有具体成效了。”孔子只好离开了。 |
| 1. 32
 |  佛肸为中牟宰。赵简子攻范、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由闻诸夫子，“其身亲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”。今佛肸亲以中牟畔，子欲往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淄。我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？” |  佛肸做中牟的行政长官。晋国的大夫赵简子攻打范氏、中行氏两家，（中牟不服赵氏，）就来攻打中牟。佛肸反叛，派人来召请孔子协助，孔子有意前往，子路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‘一个本身做了坏事的人那里，君子是不会去的。’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，您想前去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是说过这话的。但我不也说过真正坚实的东西吗？它是怎样磨都不会薄损的，不也说过真正白的东西吗？它是怎么抹也不会污黑的。我难道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吗？怎么能只供人挂着而不吃呢！” |
| 1. 33
 |  孔子击磬。有荷蒉而过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硜々乎，莫己知也夫而已矣！” |  一天孔子击着磐，有个担着草制盛土器经过门前的人听见了，说：“真是有心啊，这个击磬的人，丁丁当当地直敲着。既然世上没有人赏识自己，那就算了罢！” |
| 1. 34
 |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，十日不进。师襄子曰：“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已习其曲矣，未得其数也。”有间，曰：“已习其数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志也。”有间，曰：“已习其志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为人也。”有间，有所穆然深思焉，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。曰：“丘得其为人，黯然而黑，几然而长，眼如望羊，如王四国，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！”师襄子辟席再拜，曰：“师盖云文王操也。” | 孔子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弹琴，一连十天都没有进展。师襄子说：“可以进学一层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已学会了乐曲的形式，但节奏内容还不了解。”过了一些时候，师襄子又说：“你已学得了曲子的节奏内容，可以进学一层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我还没领会乐曲的情感意蕴。”过了一些时候，师襄子又说：“你已领会了乐曲的情感意蕴，可以进学一层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乐曲中那个人我还体认不出呢！”再过一段时间，孔子一副安详虔敬有所深思的样子，随又心旷神怡地抬头仰望，显出志向高远的样子。他说：“我体认出曲中的这个人啦！他的样子黑黑的，个子高高的，眼光是那样的明亮远大。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，这不是文王又有谁能够如此呢！”师襄子离开座位很恭敬地说：“我的老师说过，这是文王的琴曲啊！” |
| 1. 35
 | 孔子既不得用於卫，将西见赵简子。至於河而闻窦鸣犊、舜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济此，命也夫！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窦鸣犊，舜华，晋国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两人而后从政；及其已得志，杀之乃从政。丘闻之也，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，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，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。何则？君子讳伤其类也。夫鸟兽之於不义也尚知辟之，而况乎丘哉！”乃还息乎陬乡，作为陬操以哀之。而反乎卫，入主蘧伯玉家。 | 孔子既然不被卫国所用，打算西行去见赵简子。到了黄河边，听到窦鸣犊、舜华两人被杀的消息，就对着河水感叹说：“壮美呀黄河水，浩浩荡荡地多么盛大啊！我不渡过这条河，也是命吧！”子贡听了快步向前问道：“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窦鸣犊和舜华两人，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。当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，是倚仗这两人才能从政的；如今他得志了，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。我听说过，（对待动物，）如果剖腹取胎残杀幼体，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；排干了湖水来捉鱼，蛟龙就不肯调和阴阳兴云致雨；弄翻鸟巢毁坏鸟卵，凤凰就不愿来飞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君子忌讳自己的同类受到伤害啊！连飞鸟走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，何况是我孔丘呢！”于是回到陬乡歇息，作了《陬操》这首琴曲来哀悼他们两人。随后又回到了卫，入住蘧伯玉的家。 |
| 1. 36
 | 他日，灵公问兵陈。孔子曰：“俎豆之事则尝闻之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。”明日，与孔子语，见蜚雁，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复如陈。 | 有一天，卫灵公问起军队战阵的事。孔子说：“关于祭祀典礼的事，我倒听说过，至于军队战阵的事，却是不曾学过。”第二天，灵公正和孔子在谈话，见有雁群飞过，只顾抬头仰望，神色间并不注意孔子。于是孔子就离开卫，又去陈国。 |
| 1. 37
 | 夏，卫灵公卒，立孙辄，是为卫出公。六月，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。阳虎使太子絻，八人衰绖，伪自卫迎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冬，蔡迁于州来。是岁鲁哀公三年，而孔子年六十矣。齐助卫围戚，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。 | 同年的夏天，卫灵公死了，立了灵公的孙子辄继位，这就是卫出公。六月间，赵鞅（赵简子）派人把流亡在外的卫灵公太子蒯聩送回卫国的戚邑。于是阳虎要太子去掉帽子露出发髻，另外八个人穿麻戴孝，装成是从卫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样子，哭着进了戚城，就住了下来。冬天里，蔡国从新蔡迁到州来。这一年正是鲁哀公三年，而孔子已六十岁了。齐国协助卫国围攻戚城，是因为卫太子蒯聩住在那儿的缘故。 |
| 1. 38
 | 夏，鲁桓釐庙燔，南宫敬叔救火。孔子在陈，闻之，曰：“灾必於桓釐庙乎？”已而果然。 | 夏天里，祭祀鲁桓公、鲁釐公的宗庙失火。孔子在陈国，听说鲁庙失火了，说道：“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、釐公的庙吧！”后来消息证实，果然如他所言。 |
| 1. 39
 | 秋，季桓子病，辇而见鲁城，喟然叹曰：“昔此国几兴矣，以吾获罪於孔子，故不兴也。”顾谓其嗣康子曰：“我即死，若必相鲁；相鲁，必召仲尼。”後数日，桓子卒，康子代立。已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鱼曰：“昔吾先君用之不终，终为诸侯笑。今又用之，不能终，是再为诸侯笑。”康子曰：“则谁召而可？”曰：“必召冉求。”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将行，孔子曰：“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曰：“归乎归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子赣知孔子思归，送冉求，因诫曰“即用，以孔子为招”云。 | 到了秋天，季桓子病重，乘着辇车望见鲁城，感叹地说：“以前这个国家差一点就强盛起来了，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，没有好好用他，所以才没有兴盛啊！”随即对他的儿子、继承人康子说：“我死了，你必然接掌鲁国的政权；掌政之后，一定得请孔子回来。”过了几天，桓子死了，康子继承了卿位。丧事办完之后，想召孔子。公之鱼说：“从前我们先君用他没用到底，结果让别国笑话，现在你再用他，如果又是半途而废，就会第二次让别国笑话。”季康子说：“那要召谁才好呢？”公之鱼说：“一定要召冉求。”于是就派了专人来召冉求。冉求正要起程时，孔子说：“鲁国当局来召冉求，不会小用他，该会重用他的。”就在这一天，孔子说：“回去吧！回去吧！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，志气都大，只是行事疏略些；他们的质地文采都很美，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剪裁调教他们才好。”子贡知道了孔子想回乡，在送冉求时，据说就叮嘱他：“就职了，设法要他们来请老师回去！” |
| 1. 40
 | 冉求既去，明年，孔子自陈迁于蔡。蔡昭公将如吴，吴召之也。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，後将往，大夫惧复迁，公孙翩射杀昭公。楚侵蔡。秋，齐景公卒。 |  冉求回去后，第二年，孔子从陈国迁居到蔡国。蔡昭公要到吴国去，是吴王召他去的。此前昭公欺骗他的臣子而把都邑迁到吴境的州来，现在即将应召前往，大夫们担心他又要搬迁，公孙翩就在路上把他射杀了。楚军来进犯蔡国。同年秋天，齐景公死了。 |
| 1. 41
 | 明年，孔子自蔡如叶。叶公问政，孔子曰：“政在来远附迩。”他日，叶公问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由，尔何不对曰‘其为人也，学道不倦，诲人不厌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’云尔。” | 第二年，孔子从蔡国前往楚国的叶地。叶公[[17]](#footnote-17)问孔子为政的道理，孔子说：“为政的道理在使远方的人归附，近处的人帖服。”有一天，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的为人，子路没回答他。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：“仲由！你怎么不回他说，‘他这个人嘛，学起道术来毫不倦怠，教起人来全不厌烦，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，求道有得高兴起来，什么忧愁都可忘掉，甚至于连衰老即将到来也不知道了’，等等。” |
| 1. 42
 | 去叶，反于蔡。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以为隐者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沮曰：“彼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桀溺谓子路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子，孔丘之徒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桀溺曰：“悠悠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与其从辟人之士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！”櫌而不辍。子路以告孔子，孔子怃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。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 | 离开了叶，在回蔡的路上，长沮、桀溺两人一起在田里耕作。孔子看出了他们是隐居的高士，就叫子路前去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。长沮说：“那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？”子路说：“是孔丘。”长沮说：“是鲁国的孔丘吗？”子路说：“是的。”长沮说：“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。”桀溺随又问子路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子路说：“我是仲由。”桀溺说：“那你是孔丘的门徒啰！”子路说：“是的。”桀溺说：“天下哪儿都是一样的动荡啊，但是又有谁能改变这种局势？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，还不如跟着我们这种避开整个乱世的人来得安逸自在呢！”说着，就自管去下种覆土了。子路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孔子，孔子怅然地说：“人总该有责任的，怎可自顾隐居山林，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。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，那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了。” |
| 1. 43
 | 他日，子路行，遇荷蓧丈人，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为夫子！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复往，则亡。 | 有一天，子路一个人走着，遇上一位肩上挑着除草竹器的老人。子路请问道：“你可看见了我的老师？”老人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手脚都不劳动，五谷也分不清楚，谁是你老师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只管拄着杖去除草。事后子路把经过告诉了孔子，孔子说：“那是一位隐士。”叫子路回去看看，老人却已走了。 |
| 1. 44
 | 孔子迁于蔡三岁，吴伐陈。楚救陈，军于城父。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将往拜礼，陈蔡大夫谋曰：“孔子贤者，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。今者久留陈蔡之间，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。今楚，大国也，来聘孔子。孔子用於楚，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。”於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。不得行，绝粮。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孔子讲诵弦歌不衰。子路愠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 | 孔子迁到蔡国的第三年，吴国进攻陈国。楚国前来救陈，军队驻扎在城父。听说孔子住在陈、蔡两国的边境上，楚国就派了专人来聘请孔子。孔子打算应聘前去见礼，陈、蔡两国的大夫就商议说：“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者，凡他所讽刺讥评的，都切中诸侯的弊病所在。如今他长久留住在我们陈、蔡两国之间，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，都不合于仲尼的意思。现在的楚国，是个强大的国家，却来礼聘孔子；楚国如果真用了孔子，那我们陈、蔡两国掌政的大夫就危险了。”于是双方共同派人把孔子围困在荒野上，动弹不得，粮食也断绝了。随行弟子饿坏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起来。孔子却照样不停地讲他的学，朗诵他的书，弹他的琴，唱他的歌。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，说道：“君子也会有这样困窘的时候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会有的，只不过君子困窘的时候能够把持自己，小人困窘的时候，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。” |
| 1. 45
 | 子贡色作。孔子曰：“赐，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曰：“然。非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。” | 子贡的神色也变了，孔子对他说：“赐啊，你以为我是多方去学习而把学来的牢记在心里的吗？”子贡说：“是的，难道不对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道理，而加以统摄贯通的。” |
| 1. 46
 |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，乃召子路而问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’。吾道非邪？吾何为於此？”子路曰：“意者吾未仁邪？人之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邪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乎！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齐？使知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” |  孔子知道弟子心中不高兴，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说：“《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？’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”子路说：“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？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；想必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？所以人家不让我们通行。”孔子说：“有这个道理吗？仲由，假使有仁德的人便能使人信任，哪里会有（饿死在首阳山的）伯夷、叔齐呢？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通行无阻，哪里会有（被纣王剖心的）王子比干呢？” |
| 1. 47
 | 子路出，子贡入见。孔子曰：“赐，诗云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”。吾道非邪？吾何为於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？”孔子曰：“赐，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，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。君子能脩其道，纲而纪之，统而理之，而不能为容。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。赐，而志不远矣！” | 子路退出，子贡进来相见。孔子说：“赐啊！《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？’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”子贡说：“老师的道理是大到极点了，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容受老师。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！”孔子说：“赐，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，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；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，所作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；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，就像治丝结网一般，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，再依序疏理结扎，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。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，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，赐啊！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！” |
| 1. 48
 | 子贡出，颜回入见。孔子曰：“回，诗云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”。吾道非邪？吾何为於此？”颜回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见君子！夫道之不脩也，是吾丑也。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见君子！”孔子欣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颜氏之子！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。” |  子贡出去了，颜回进来相见。孔子说：“回啊！《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？’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”颜回说：“老师的道术大到极点了，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够容受。然而，老师照着自己的道术推广做去，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？人家不能容，正见得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！一个人道术不修治，才是自己的耻辱；至于道术既已大大地修成而不被人所用，那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。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？人家不能容，正见得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！”孔子听了欣慰的笑了，说道：“有这回事吗？颜家的子弟呀！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，我真愿意做你的管家，替你经理财用呢！” |
| 1. 49
 | 於是使子贡至楚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然後得免。 | 于是差了子贡到楚国去，楚昭王便派兵前来迎护孔子，才免去了这场灾祸。 |
| 1. 50
 |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“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且楚之祖封於周，号为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，明周召之业，王若用之，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？夫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，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昭王乃止。其秋，楚昭王卒于城父。 | 楚昭王想把七百里大有居民里籍的地方封给孔子。楚国的令尹子西[[18]](#footnote-18)阻止说：“大王使臣出使到诸侯各国的，有像子贡这样优秀的吗？”昭王说：“没有。”子西又问：“大王左右辅佐大臣，有像颜回这样优秀的吗？”昭王说：“没有。”子西又问：“大王的将帅，有像子路这样优秀的吗？”昭王说：“没有。”子西再问：“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，有像宰予这样优秀的吗？”昭王也说：“没有。”子西接着说：“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，名位只是子爵，土地是跟男爵相等的方五十里。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，效法周公、召公的德业，大王如果用了他，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公然保有几千里的土地吗？想当初文王在丰邑，武王在镐京，以百里小国的君主，两代经营终而统一天下。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，又有那么多贤能弟子辅佐，对楚国来说并不是好事。”昭王听了就打消封地给孔子的念头。这年秋天，楚昭王死在城父。 |
| 1. 51
 | 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，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谏兮，来者犹可追也！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去，弗得与之言。 |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士接舆，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，他唱道：“凤呀！凤呀！你的品德身价怎么这样低落？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！可是将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。罢了！罢了！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！”孔子下了车，想和他谈谈，他却快步走开了，没能跟他说上话。 |
| 1. 52
 |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卫。是岁也，孔子年六十三，而鲁哀公六年也。 | 于是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。这一年，孔子六十三岁，是鲁哀公的六年。 |
| 1. 53
 |  其明年，吴与鲁会缯，徵百牢。太宰嚭召季康子。康子使子贡往，然後得已。 | 第二年，吴国和鲁国在缯地会盟，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[[19]](#footnote-19)的礼献。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，康子就请子贡前去交涉，然后才得以取消这一要求。 |
| 1. 54
 | 孔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是时，卫君辄父不得立，在外，诸侯数以为让。而孔子弟子多仕於卫，卫君欲得孔子为政。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何其正也？”孔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夫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。夫君子为之必可名，言之必可行。君子於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 | 孔子说：“鲁、卫两国的政事，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。”这个时候，卫君出公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，流亡在外，诸侯屡次拿这件事指责卫国。而孔子的弟子很多都在卫国做官，卫君辄也想要孔子来佐理政事。子路就问孔子说：“卫君想要老师去帮他掌理政事。老师打算先做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那我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吧！”子路说：“有这回事吗？老师太迂阔不切实际了！有什么好正的？”孔子说：“你真是鲁莽啊，仲由！要知道，名分不正，说出来的话就不顺当；说话不顺当，政事就没法成功；政事不成功，礼乐教化就不能推行；教化不能推行，刑法就无法适中；刑罚不适中，那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所以君子定下的名分，一定是可以顺当说出口；说出了的话，一定可以行得通。君子对他说出来的话，要做到没有一点的苟且随便才行。” |
| 1. 55
 | 其明年，冉有为季氏将师，与齐战於郎，克之。季康子曰：“子之於军旅，学之乎？性之乎？”冉有曰：“学之於孔子。”季康子曰：“孔子何如人哉？”对曰：“用之有名；播之百姓，质诸鬼神而无憾。求之至於此道，虽累千社，夫子不利也。”康子曰：“我欲召之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欲召之，则毋以小人固之，则可矣。”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，问策於仲尼。仲尼辞不知，退而命载而行，曰：“鸟能择木，木岂能择鸟乎！”文子固止。会季康子逐公华、公宾、公林，以币迎孔子，孔子归鲁。 | 又过一年，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作战，把齐兵打败了。季康子对冉求说：“你对军事作战的事，是学来的呢？还是天生就懂的呢？”冉有说：“是向孔子学的。”季康子说：“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”冉有回答说：“任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；他的学说传布于百姓，质证于鬼神，都是没有遗憾的。像我目前所到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把千社[[20]](#footnote-20)这么大的地方给他，我们的老师也不会动心的。”季康子说：“我想召请他回来，可以吗？”冉有回答说：“如果真想召请他回来，就不要让小人阻碍他，那是可以的。”这时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，向孔子问计。孔子推说不知道，随即招呼备车就离开了。说道：“是鸟选择树林子来栖息，树林子哪能选择挽留鸟呢！”孔文子千方百计地挽留他。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、公宾、公林这几个人，备了礼物来迎接孔子，孔子就回到了鲁国。 |
| 1. 56
 |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。 | 孔子离开鲁国，一共经过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又回到鲁国。 |
| 1. 57
 |  鲁哀公问政，对曰：“政在选臣。”季康子问政，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枉者直。”康子患盗，孔子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 | 鲁哀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为政最重要的是选任好的臣子。”季康子也问孔子为政的道理，孔子说：“举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，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为正直的了。”季康子忧虑国内的盗贼多，孔子告诉他说：“如果你自己能够不贪欲，就是给予奖赏，人们也不会去偷窃。”然而鲁国终究不能任用孔子，而孔子也不求出来做官。 |
| 1. 58
 | 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，《诗》《书》缺。追迹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观殷夏所损益，曰：“後虽百世可知也，以一文一质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”故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自孔氏。 | 在孔子的时代，周朝王室已经衰微，而礼乐的制度教化也废弛了，《诗》《书》等典籍零散残缺。于是孔子探循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，厘定《书传》的篇次，上起唐尧、虞舜之间，下到秦穆公止，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。他说：“夏代的礼制，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，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；殷代的礼制，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，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。要是杞、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，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。”孔子考察了殷、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，说道：“以后就是经过百代，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。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，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。周礼是参照了夏、殷两代而制订的，他的内容文采是那么样的盛美啊！我是遵行周礼的。”所以《书传》《礼记》是出于孔子的。 |
| 1. 59
 | 孔子语鲁大师：“乐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，纵之纯如，皦如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後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 |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长说：“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要八音五声齐全配合，接着乐音慢慢放开之后，要清浊高下和协一致，又要宫商分明节奏清爽，更要首尾贯串声气不断，这样直到整首乐曲演奏完成。”又说：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，才把诗乐订正了，使《雅》诗、《颂》诗都能配入到原来应有的乐部。” |
| 1. 60
 | 古者诗三千馀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於衽席，故曰“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”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 |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，到了孔子，把重复的去掉，选取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部分。所取诗篇，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、周始祖后稷的诗，其次是歌颂殷、周两代盛世的诗，再次是讽刺周幽王、厉王政治缺失的诗，而一切都要以男女夫妇的家庭伦常为起点，所以说：《关睢》这一乐章是《国风》的第一篇；《鹿鸣》是《小雅》的第一篇；《文王》是《大雅》的第一篇；《清庙》是《颂诗》的第一篇。三百零五篇诗，孔子都把它入乐歌唱，以求合乎古代《韶乐》（虞舜乐）、《武乐》（武王乐）以及朝廷雅乐、庙堂颂乐的声情精神。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，到此才稍复旧观而有可称述。王道完备了，六艺也齐全了。 |
| 1. 61
 |  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曰：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 | 孔子晚年喜欢《易》学，他阐述了《彖辞》、《系辞》、《象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等。他读《易》很勤，以致把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。还说过：“再让我多活几年，这样的话，我对《易》学的研究就可以文辞义理兼备充实了。” |
| 1. 62
 | 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颜浊邹之徒，颇受业者甚众。 | 孔子用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做教材来教人，就学的门生大约有三千人，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。像颜浊邹一般很受孔子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学生，为数也很多。 |
| 1. 63
 | 孔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不愤不启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弗复也。 | 孔子教导学生有四个项目：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等典籍文献，生活上的身体力行，为人处事的忠诚尽心，待人接物的信实不欺。孔子戒绝常人的四种毛病：不揣测、不武断、不固执、不自以为是。所特别谨慎的事是：祭祀前的斋戒、战争、疾病。很少轻易谈及的是利、命和仁。孔子教人，如果不是心求通而未通的，就不去启发他；举一方给他看而他不能触类旁通联想到其他三方，就不再对他反复费辞了。 |
| 1. 64
 |  其於乡党，恂恂似不能言者。其於宗庙朝廷，辩辩言，唯谨尔。朝，与上大夫言，訚訚如也；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 |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，容貌恭敬温厚，好似不大会讲话的样子。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，却言辞明晰通达，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。在朝中与上大夫交谈，态度中正自然，与下大夫交谈，就显得和乐轻松了。 |
| 1. 65
 | 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；趋进，翼如也。君召使儐，色勃如也。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 | 孔子进国君的宫门时，低头弯腰以示恭敬；然后急行而前，态度恭谨有礼。国君命他接待贵客，容色庄重认真。国君有命召见，不等车驾备好就尽快出发前往。 |
| 1. 66
 | 鱼馁，肉败，割不正，不食。席不正，不坐。食於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 |  鱼不新鲜，肉已变味，或切割不合规矩的都不吃。不适当的位子，不就座。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，从没有吃饱过的。 |
| 1. 67
 | 是日哭，则不歌。见齐衰、瞽者，虽童子必变。 |  在这一天里哭过，就不唱歌。见到穿麻戴孝的人、瞎子，即使是个小孩子，必然改变面容表示同情。 |
| 1. 68
 |  “三人行，必得我师。”“德之不脩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使人歌，善，则使复之，然后和之。 |  孔子说：“只要是有心向学，即使在三个人同行之中，必有可做我老师的。”又说：“德行不修明，学业不讲求，听到正当的道理不能随之力行，对于不好的行为不能马上革除，这些是我所忧虑的。”孔子听人唱歌，要是唱得好，就请人再唱，然后自己跟着唱起来。 |
| 1. 69
 | 子不语：怪，力，乱，神。 | 孔子不谈论关于怪异、暴力、悖乱以及鬼神的一些事情。 |
| 1. 70
 | 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闻也。夫子言天道与性命，弗可得闻也已。”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我才，如有所立，卓尔。虽欲从之，蔑由也已。”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我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我执御矣。”牢曰：“子云：‘不试，故艺。’” | 子贡说：“老师所传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等方面的文辞知识，我们还得以知道；至于老师有关性命天道的深微见解我们就不得知道了。”颜渊赞叹地说：“老师的道术，我仰慕越久，越觉得崇高无比！越是钻研探究，越觉得它坚实深厚！看着它是在前面，忽然间却又在后面了。老师有条理有步骤地善于诱导人，用典籍文章来丰富我的知识，用礼仪道德来规范我的言行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。即使是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力，而老师的道术却依然高高的立在我的面前。虽然尽想追随上去，但是却无从追得上！”达巷党的人说：“孔子真是伟大啊！他博学道艺，却不专一名家。”孔子听了这话说道：“我要专于什么呢？专于驾车，还是专于射箭？我看是专于驾车罢！”琴牢说：“老师说过：‘我没能为世所用，所以才学会了这许多艺能。’” |
| 1. 71
 | 鲁哀公十四年春，狩大野。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，以为不祥。仲尼视之，曰：“麟也。”取之。曰：“河不出图，雒不出书，吾已矣夫！”颜渊死，孔子曰：“天丧予！”及西狩见麟，曰：“吾道穷矣！”喟然叹曰：“莫知我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莫知子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 | 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，哀公在大野（今山东巨野县北）狩猎。叔孙氏的车夫鉏商猎获了一只少见的野兽，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事，孔子看了说：“这是一只麒麟。”于是他们就把它运了回去。孔子说：“黄河上再不见神龙负图出现，洛水中也不见背上有文字的灵龟浮出。圣王不再，我想行道救世，怕是没有希望了罢！”颜渊死了，孔子伤痛地说：“是老天要亡我了吧！”等他见了在曲阜西边猎获的麒麟，说道：“我行道的希望是完了！”孔子很感慨地说：“没有人能了解我了！”子贡说：“怎么没有人能了解老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不抱怨天，也不怪罪人；只顾从切近的人事上学起，再日求精进而上达天理，能知道我的，只有上天了吧！” |
| 1. 72
 | 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乎！”谓柳下惠、少连：“降志辱身矣。”谓虞仲、夷逸：“隐居放言，行中清，废中权。”“我则异於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 | 孔子说：“不使自己的志气受到屈降，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玷辱，只有伯夷、叔齐两人了吧！”评论柳下惠、少连：“志气降屈了，身子也玷辱了。”评论虞仲、夷逸：“隐居在野，不言世务，行事合乎清高纯洁，自废免祸也权衡得宜。”又说：“我就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。我不偏执一端，一切依情理行事，所以没有绝对的可以，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。” |
| 1. 73
 | 子曰：“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？”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隐公，下讫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据鲁，亲周，故殷，运之三代。约其文辞而指博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春秋贬之曰“子”；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讳之曰“天王狩於河阳”：推此类以绳当世。贬损之义，後有王者举而开之，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 | 孔子说：“不成，不成！君子最遗憾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声名。我的救世理想已经无法达成了，我要用什么来贡献社会留名后世呢？”于是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《春秋》一书：上起鲁隐公元年，下至鲁哀公十四年，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。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，尊封周王为正统，参酌了殷朝的旧制，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统。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。所以吴、楚君自称为王的，《春秋》就依据当初周王册封时的等级，降称他们为“子”爵；晋文公召集的践土会盟（事在鲁僖公二十八年），实际上是周襄王应召前去与会的，《春秋》以为这事不合法统而避开它，改写成：“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。”推展这类的事例原则，作为衡断当时人行事违背礼法与否的标准。这种贬抑责备的大义，后代如有英明的君王加以倡导推广，使《春秋》的义法得以通行天下，那窃位盗名为非作歹的人，就会有所警惕惧怕了。 |
| 1. 74
 | 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於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“後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” | 孔子过去任官审案时，文辞上如有需要与人共同商量斟酌的，他是不肯擅作决断的。到他写《春秋》时就不同了，认为该记录的就振笔直录，该删削的就断然删削，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，一句话都参酌不上。弟子们接受了《春秋》之后，孔子说：“后世的人知道我是在圣王之道的，只有靠这部《春秋》；而怪罪我以布衣借褒贬来行王者赏罚的，也是因为这部《春秋》了。” |
| 1. 75
 | 明岁，子路死於卫。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，曰：“赐，汝来何其晚也？”孔子因叹，歌曰：“太山坏乎！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”因以涕下。谓子贡曰：“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夏人殡於东阶，周人於西阶，殷人两柱间。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，予始殷人也。”後七日卒。 | 第二年，子路死在卫国。孔子病势沉重，子贡前来谒见，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慢步排遣，一见就说：“赐啊！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？”孔子随即叹了一声，口里哼道：“泰山就这样崩坏了吗？梁柱就这样摧折了吗？哲人就这样凋谢了吗？”说完不禁淌了眼泪。稍后对子贡说：“天下失去常道已经很久了，世人都不能遵循我的平治理想。夏人死了停棺在东阶，周人是在西阶，殷人则在两柱之间。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坐定在两柱之间，我原本就是殷人啊！”过了七天孔子就死了。 |
| 1. 76
 | 孔子年七十三，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|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，死在鲁哀公十六年四月的己丑日。 |
| 1. 77
 | 哀公诔之曰：“旻天不吊，不慭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。呜呼哀哉！尼父，毋自律！”子贡曰：“君其不没於鲁乎！夫子之言曰：‘礼失则昏，名失则愆。失志为昏，失所为愆。’生不能用，死而诔之，非礼也。称‘余一人’，非名也。” | 鲁哀公对他悼辞说：“老天爷不仁慈，不肯留下这一位老人，使他抛开了我，害我孤零零的在位，我是既忧思又伤痛。唉，真伤心啊！尼父，我不再自拘礼法了！”事后子贡批评道：“鲁公难道要不能终老于鲁国吗？老师的话说：‘礼法丧失了就会昏乱，名分丧失了就有过愆。一个人丧失志气便是昏乱，失去所宜就是过愆。’人活着时不能用他，死了才来悼念他，这是不合礼的。诸侯自称‘余一人’，是不合名分的。” |
| 1. 78
 |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心丧毕，相诀而去，则哭，各复尽哀；或复留。唯子赣庐於冢上，凡六年，然後去。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，因命曰孔里。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，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。故所居堂、弟子内，後世因庙，藏孔子衣冠琴车书，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。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祠焉。诸侯卿相至，常先谒然後从政。 |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边上。弟子们都为他服丧三年。三年的心丧服完，大家在道别离去时，都相对而哭，每人还是很哀痛，有的就又留下来。只有子贡在墓旁搭了房子住下，守墓一共守了六年才离开。弟子以及鲁国的其他人，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，因而管那个地方叫“孔里”。鲁国世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，而儒者们讲习礼仪，乡学结业考校的饮酒礼，以及鲁君祭祀时的比射仪式，也都在孔子墓场举行。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。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所住的房室，后来就地改成庙，收藏了孔子生前的衣服、冠帽、琴、车子、书籍，直到汉朝，二百多年来都没有废弃。高皇帝刘邦路过鲁地，用了太牢之礼祭拜孔子。诸侯卿相一到任，常是先到庙里祭拜之后才正式就职视事。 |
| 1. 79
 | 孔子生鲤，字伯鱼。伯鱼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 | 孔子生了鲤，字叫伯鱼。伯鱼享年五十岁，比孔子早死。 |
| 1. 80
 | 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。尝困於宋。子思作《中庸》。 | 伯鱼生了伋，字子思，享年六十二岁。曾经受困于宋国。子思作了《中庸》。 |
| 1. 81
 | 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箕，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子京生穿，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，尝为魏相。 |  子思生了白，字叫子上，享年四十七岁。子上生了求，字叫子家，享年四十五岁。子家生了箕，字叫子京，享年四十六岁。子京生了穿，字叫子高，享年五十一岁。子高生了子慎，享年五十七岁，曾经做过魏国的相。 |
| 1. 82
 | 子慎生鲋，年五十七，为陈王涉博士，死於陈下。 |  子慎生了鲋，鲋年五十七岁，做了首义抗秦的陈胜的博士，死在陈这个地方。 |
| 1. 83
 | 鲋弟子襄，年五十七。尝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。长九尺六寸。 |  鲋的弟弟子襄，享年五十七岁。做过汉孝惠皇帝的博士，后来改任长沙太守[[21]](#footnote-21)，身高九尺六寸。 |
| 1. 84
 |  子襄生忠，年五十七。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国。安国为今皇帝博士，至临淮太守，蚤卒。安国生卬，卬生驩。 | 子襄生了忠，享年五十七岁。忠生了武，武生了延年和安国。安国做了当今孝武皇帝博士，又做到临淮郡太守，早年死了。安国生了卬，卬生了骥。 |
| 1. 85
 | 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適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馀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 | 太史公说：《诗》上有言道：“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，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。”虽然我达不到这个境地，但心中总是向往着他。我读了孔子的遗书，向往他的为人。到鲁去的时候，参观了仲尼的庙堂，以及他遗留下来的车、服、礼器，那些读书的学生，都还按时到孔子的旧家来演习礼仪。我一时由衷敬仰，徘徊留恋，不肯离去。自古以来，天下的君王贤人也算得多了，活着时都很荣耀，到他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孔子仅是一个平民，他的道统家世至今传了十几代，学者们都崇仰他。从天子王侯以下，凡是中国研讨六经道艺的人，都依着孔夫子的话来做最高的衡量标准，真可说是一位圣明到极点的人了！ |

1. 陬邑：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孔防叔：为孔氏自宋迁鲁的第一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野合：一说“野合”意为不合婚配常理，指结婚时叔梁纥年老而孔子母亲年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钱穆《孔子传》认为在孔子十七岁以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士：士有二说，一说文学之士，一说军役之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釐：他书或作“僖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孟釐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，其时孔子年三十五，《史记》此处有错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圣人指商汤，宋国始祖微子为商紂王的庶兄，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被宋国华督所杀，其曾孙孔防叔逃到鲁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弗父何为孔父嘉的高祖，宋愍公的长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弗父何的曾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《史记索隐》谓敬叔与懿子皆孟釐子之子，不应更言鲁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“季氏史”（季孙家的小吏）当作“委吏”，即仓库管理员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会计当而已矣。”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指范氏、中行氏、知氏、赵氏、魏氏、韩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又称安车，非兵车，较为舒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分祭肉说明当局仍遵守礼法，表示国事仍有可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叶公：楚大夫诸梁封邑在叶，僭称公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子西：即公子申，楚昭王之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牢：牛羊猪三牲俱备曰一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社：《史记索隐》：二十五家为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太守：当为长沙王太傅。钱大昕云：惠帝时，长沙为王国，不得有太守，《汉书》云太傅是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